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鐵樹記

第十回 許旌陽二次斬蛟 眾生徒雲集投師

卻說孽龍精被真君斬其族類，心甚怒，又聞吳君同真君往黃堂學法。於是命蛟黨先入吳君所居地方，殘害生民，為災降禍。真君來至西寧，其縣中社伯來謁。真君曰：「此地妖氣甚盛，汝為一縣鬼神之主，縱容他為害，是何□也？」社伯答曰：「妖物神通廣大，法力無邊，非社伯所能制者。」真君大怒，社伯再三服罪。忽孽龍精見真君至，統集蛟黨，湧起十數丈水頭。那水波濤泛漲，怎見得好狠：只聽得潺潺聲振谷，又見那滔滔勢漫天。雄威響若雷奔走，猛湧波如雪卷巖。千丈波高漫道路，萬層濤激泛山岩。冷冷如漱玉，滾滾似離弦。觸石滄滄碎玉，回湍渺渺漩渦圓。低低凸凸隨流蕩，大勢瀾瀾上下連。

真君見了這等大水，恐壞了居民屋宇，淹了居民田禾，急忙裡將手中寶劍，望空書符一道，叫道：「水伯急急收水！」水伯收得水遲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「常言潑水難收，且從容些。」真君欲責水伯，水伯懼，須臾間將水收了，依舊是平洋陸地。真君提著寶劍，徑斬孽龍。那孽龍變作一個巡海夜叉，持槍相迎。這一場好殺：

真君劍砍妖怪槍迎，劍砍霜光噴烈火。槍迎銳氣迸愁雲。一個是洋子江生成的惡怪，一個是靈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個揚威耀武欺天律，這一個御暴除災轉法輪。真仙使法身驅霧，魔怪爭強滾浪塵。兩家努力爭功績，皆為洪都百萬民。

那蛟黨見孽龍與真君正殺得英雄，一齊前來助戰，忽然弄出一陣怪砂來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好擒著真君。只見：

似霧如煙初散漫，紛紛藹藹下天涯。白茫茫到處無人眼，昏暗暗飛時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採藥的仙童不見家。細細輕飄如麥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。世間朦朧山頂暗，長空迷沒太陽遮。不比塵囂隨駿馬，難言輕軟襯香車。此沙本是無情物，登時刮得眼生花。

此時飛沙大作，那蛟黨一齊吶喊。真君呵了仙氣一口，化作一陣雄風，將砂刮轉。吳君在高阜之上，觀看妖孽。更有許大神通，於是運取掌心響雷，望空打去。雖風雲雷雨，乃蛟龍所喜的，但此係吳君法雷，專打妖怪。則見：

運之掌上，震之雲間。虺虺號號可畏，轟轟划划初辟。燒起謝仙之火烈，推轉阿香之車輪。音赫赫似撞八荒之鼓音聞天地，聲啾啾又如放三邊之炮響振軍屯。解使劉先主失了雙箸，解使蔡元中繞遍孤墳。曾破卻高祺之石塊，曾轟了薦福之碑文。迅速厥聲，聞之不及掩耳，威赫大怒，當之誰不銷魂。

真個：

天仙手上玄機括，蛟魅胸中心膽寒。

卻說那些群孽聞得這個法雷，驚天動地之聲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體。更見真君那兩口寶劍，寒光閃閃，殺氣騰騰，那孽龍擋抵不住，就換了夜叉之形，不知變了個甚麼物件，潛從遁跡，隱隱的逃走了。真君乃舍了孽龍，追殺蛟黨。蛟黨四散逃去。

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見。路逢三老人侍立，真君同曰：「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蹤跡。汝三老曾見否？」老人指曰：「敢伏在前橋之下。」真君聞言，遂至橋側，仗劍叱之，蛟黨大驚，奔入大江，藏於深淵。真君乃即書符數道，敕遣符使驅之，蛟孽不能藏隱，乃從上流奔出，真君揮神劍斬之。此二蛟皆孽龍子也，江中流水變為紅血，真君復回至西寧，以怒社伯不能稱職，乃以銅鎖貫其祠門，禁止民間，不許祭享社伯。今西寧縣城隍廟正門常閉，居民祭祀者亦少也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神姓毛，兄弟三人，指引真君橋下斬蛟，今封葉佑侯，血食甚盛，人民叩之，亦多靈應。

真君見吳君謂曰：「孽龍潛逃，蛟黨奔散，吾欲遍尋蹤跡，一併誅之。」吳君曰：「君自金陵遠回，令椿萱大人，且須問省，吾諒此蛟孽，有師尊在，豈能復恣猖狂？待徐徐除之。」於是二君回過豐城縣抄針洞，真君曰：「後此洞必有蛟蛇出人，吾當鎮之。」遂取大杉木一根，書符其上以為楔。又過奉新縣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積水不竭。真君曰：「此溪乃蛟龍所藏之處，遂舉神劍劈破溪旁巨石，書符鎮之。今有蛟石尤在。又過新建縣，地名歎早湖。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黨奴隸，散入田中，吃人之血。真君惡之，遂乃將藥一粒，投於湖中。其蛭永絕。復歸郡城，轉西山之宅，回見父母，一家俱慶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真君屢敗孽龍，仙法愈顯；神通無極，妙合乾坤，仁德查於人間，聲名傳呼海內。於時普天之下，求為弟子者，不下千數，茲不能盡術，單題數人，他日上升者開列於左。一人姓曾名亨，字興國，泗水人也。天姿明敏，博學多能，修先天後天之教，能知過去未來之事。神人孫登見之曰：「子骨秀神慧，他日必作雲外客。」亨乃潛心學道，游於江南，居在豫章豐城之真陽觀，聞真君得傳法教，投於門下。真君曰：「吾觀興國器量弘雅，神色精厲，可任吾道。」遂將神方秘訣，悉備傳之。又有一人姓時名荷，字道陽，巨鹿人也。少出家，居東海沐陽縣奉仙觀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遇神人，教以胎息道引之術，頗能辟穀，亦頗能役使鬼神。是時聞真君道法盛行，徒步踵門，願充弟子。真君見其有神仙之才，納於門下，授以妙訣。又有一人姓甘名戰，字伯武，豐城人也。乃草澤布衣之士，不求聞達，惟喜修真之事。聞真君道法顯揚，徑從師之。真君異其才器，授以妙道。又一人姓施名岑，字木玉，沛郡人也。乃鄉關勇壯之士。其祖施胡仕吳，因徙居九□亦為縣，岑狀貌雄杰，勇捷多力。是時聞真君斬蛟立功，投於門下，真君視其人勇敢決烈，大喜曰：「他日斬蛟滅孽，盡皆此人立功也。」遂納於門下，傳授妙訣，仍使之與甘戰二人執劍，時常侍立左右。真君道：「法既高，弟子益眾，卻之而不可得，乃削炭化為美婦教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寢處而試之，次早驗之，未被炭婦污染者，得十人而已，即異時上升之諸徒也：

陳勛、周廣、魯亨、時荷、黃仁寬、施岑、彭抗、盱烈、甘戰、鍾離嘉。

這弟子十人，未被炭婦染污者，真君嘉之。凡週遊江湖，誅蛟斬蛇，無不時刻相從。其餘被炭婦所污者，悉皆自愧而去。真君謂施岑、盱烈曰：「此今妖孽為害，變化百端，無所定向，汝二人可向鄱陽湖中，追而尋之。」施盱欣然領命，仗劍而去。夜至鄱陽湖中，登眺台之上以望之，但見一物隱隱如蛇，昂門擺尾，橫亙數十里。施岑曰：「妖物今在此乎？」即拔劍揮之，斷其腰。至次日天明視之，乃蜈蚣山也。施岑謂盱烈曰：「黑夜吾認此山以為妖物，今誤矣。吾今與汝尚當盡力追尋。」

卻說孽龍精被真君殺敗，更傷了二子，並許多族類，咬牙嚼齒，以恨真君。一日又聚集眾族類商議，欲往小姑潭求老龍報仇。眾蛟黨曰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孽龍乃奔入小姑深潭底。那潭不知有幾許深？諺云：大姑闊萬丈，小姑深萬丈。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龍到萬丈潭底，只見：

水泛泛漫天，浪層層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雖是個中流砥柱；江下面有一所老龍潭，卻是個不朽龍宮。那龍宮蓋的碧磷磷鴛鴦瓦，那龍宮闌的光閃閃孔雀屏，那龍宮裡的疏朗朗翡翠簾，那龍宮擺的彎環環虎皮椅。只見老龍坐在虎椅之上，龍女侍在堂下，龍兵繞在宮前，夜又立在門邊，龍子龍孫列在階上。真個是：江心渺渺無雙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卻說那老龍出處，他原是黃帝荆山鑄鼎之時，騎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貪毒，九天玄女拿著他送與羅墮闍尊者，尊者養他在鉢孟裡，養了千百年，他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來，就吃了張果老的驢，傷了周穆王的八駿。朱漫平心懷不忿，學就個屠龍之法，要下手著他。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後園之中，橘子裡面，那兩個著棋的老兒想做龍脯。他又走到葛陂中來，撞著費長房打一棒，他就忍著疼，奔走華陽湖去。哪曉得吳綽的斧子又利害些，當頭一劈，受了老大的虧苦，頭腦子雖不曾破，卻失了項下這一顆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因此上拜見小姑娘娘，求得這所萬丈深潭，蓋造個龍宮，恁般齊整。卻說那孽龍奔入龍宮之內，投拜老龍，哭哭啼啼，告訴那前情，說許遜斬了他的兒子，傷了他的族類，苦苦還要擒他，言罷放聲大哭。那龍宮大大小小，哪一個不淚下。老龍曰：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唇齒相輔，唇亡齒寒。許遜既這等可惡，待我與你復一個仇。」孽龍曰：「許遜傳了謔母飛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斬邪之劍，神通廣大，難以輕敵。」老龍曰：「他縱有飛步之法，飛我老龍不過。他縱有斬邪之劍，斬我老龍不

得。」於是即〔裝〕作個天神模樣，三頭六臂，黑臉撩牙。則見：

身穿著重重鐵甲，手提著利利鋼叉。頭戴著金盔閃閃耀耀紅霞，身跨著奔奔騰騰的駿馬。雄糾糾英風直奮，威凜凜殺氣橫加。一心心要與人報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卻說那老龍打扮得這個模樣，巡江夜叉，守宮將卒，人人喝采，個個稱奇道：「好一個裝束！」孽龍亦搖身一變，也變作天神模樣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則見：

面烏烏趙玄壇般黑，身挺挺鄧天王般長。手持張翼德丈八長槍，就好似鬥口靈言的行狀。口吐出葛仙真君的騰騰火燄，頭放著華光菩薩的閃閃豪光。威風不減鄧辛張，更不比前番模樣。

卻說那孽龍亦如此打扮，龍宮之內亦是人人喝采，個個誇奇。那老龍打一個旋風，奔上岸來。只見那些蛟黨並孽龍的兒子，接見了歡歡喜喜。於是奮武揚威，騰雲駕霧而來，不在話下。